



山水清音

鍾子碩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目 录

散文篇

- (1) 一朵数字的报春花
- (6) 花梦
- (12) 泪歌
- (17) 星光下的回答
- (24) 冬里绿萝
- (28) 种仙人球的姑娘
- (33) 象牙红情思
- (38) 詹天佑像前的遐想
- (42) 月影
- (46) 中秋夜读“茶亭”经
- (51) 云湖别

特写篇

- (63) 难忘的时刻

- (71) 白云楼的忆念
- (78) 环子新曲
- (83) 花间漫语
——飞花时节访老作家曹靖华
- (92) 他有这样一个脑袋
——老作家黄药眠教授速写
- (103) “谁能胸贮三万顷，我欲身游七十峰”
——记版画家、国画家邹维
- (113) 心言
——黄新波印象片羽
- (122) 生命的火花
——悼念父亲陈仲达逝世十二周年而作
- (129) 南橄榄花
——从陈雨田的客厅写起
- (141) 美之光
——记歌唱家于淑珍和关牧村的友谊
- (151) “晴淑轩”前枫叶红
——美籍华裔女作家閻家獎
散记
- (164) 荒漠上的星和雨
——记香港青年女画家唐乙凤

(176) 霜叶红于二月花
——写于红线女艺术专场在北京演出前

游记篇

- (180) 雾缘
(186) 丹山霞彩
(196) 西湖春深深几许
(205) 石头城里寻石头
(211) 梅沙浪的呼唤
(219)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
 的城市”
 ——深圳特区观感
(231) 问花笑谁 听鸟说甚
 ——西南行漫笔之一
(235) 筏竹禅寺多奇趣
 ——西南行漫笔之二
(239) 山水清音
 ——西南行漫笔之三
(247) 有感于《东坡笠屐图》的版
 权之争
 ——海南走笔

- (252) 染在“桑叶”上的一滴丹青
——香港偶记
- (258) 心扉上的“更格卢”
——澳大利亚散记之一
- (262) 唐人街盛开的茶花
——澳大利亚散记之二
- (269) 悉尼的夜空、月幕
——灯海
——澳大利亚散记之三
- (275) 母亲节的祝福
——澳大利亚散记之四
- (277) 智慧光
——澳大利亚散记之五

一朵数字的报春花

春天——来了！报春花——开了！

春天为什么这样温暖？声震云霄的声声鞭炮，
逐赶着高天上的滚滚寒流；景色为什么这般绮丽？
姹紫嫣红的簇簇鲜花，尽情地把大地装扮……

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里，金黄的柑桔，溢香的水仙，大红的对联，迷人的笑靥，一切都让人感受到春的影子，“新”的魔力。

呼吸着馥郁的花香，沐浴着融融的春晖，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位歌唱过百花齐放的诗人和他生平喜爱的一个富有诗意的数字。这位诗人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这个数字就是寓意深长的“101”。

热爱生活、热爱春天的郭老，在为百花谱唱出100首赞歌以后，意犹未尽，诗兴盎然地写道：我倒有点喜欢101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一元复

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又没有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101这个数字，郭老曾让它伴随自己度过一生，从它身上汲取着自强不息的勇气，锐意图新的信心，进击到底的力量。

101，可以说是郭老形影不离的一个终身伴侣。1978年6月12日，他就是在北京医院101号病房与世长辞的。这个数字，也可以说是郭老遗留给子孙后人的一份精神财富。于立群同志遵照郭老的遗愿，把《百花齐放》后记中的那段颇有哲理、发人深思的话，写成条幅，送给子女，给他们作为永久的留念……

二

在百花盛开的春天，想起101这个数字，内心油然萌生出一种活动、腾跃的感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不是回复，也不是重复，更不是反复，而是复中有始，不变中生变，循环里的突破，螺旋般的上升。它会将你引入一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崭新境界。

101，是旧的逝去，新的发轫。它说明，胸怀广阔、目光远大的人们，绝不留恋于过去，停滞于现

状，而在孜孜以求地追寻着未来。对未来的向往，给他们在复始中增添更新的动力。

101，多象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鼓荡着飞舟与风浪搏击的号子声。它激励着舟上的每一个人，凝神远眺，嘱目前方，永不停息地挥动双桨，冲过漩涡，绕开暗礁，奔向胜利的彼岸。

那些躺在昔日功劳簿上安享清福，睡在今天的安乐窝里闭目养神的人，看不到未来的远景，听不见未来的召唤，又怎会挪足向前，走上通向未来的道路，奋然登攀风光无限的险峰？让历史去歌唱骄傲的弄潮儿，嘲笑颓丧的落伍者吧：舍弃了未来的人，未来也毫不留情地舍弃他们！

三

101，有它的象征，也有它的“味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是它的象征。“既济”、“未济”，便是它的“味道”。

变幻无穷的易经六十四卦中，以“既济”、“未济”这样两卦结尾，正意味着万事万物的变易，一环紧扣一环，完了又没有完，永远完不了。

101，时刻惕励人们，不要害怕矛盾，回避困难，畏惧阻力。这样，建设未来的壮丽事业，才会方兴未艾，蒸蒸日上：“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

折光明”。

101, 经常帮助人们，从静止、凝固、僵化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运动中吸取力量，在矛盾中看到希望，在斗争中迎接胜利。这样，建设未来的有志之士，也将变得聪明机敏。

四

101, 催人奋发，促人向上，策人前行。它告诫人们：月异岁新，需“与时俱进”。它警醒人们：“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须一番苦痛为之代价”（李大钊同志语）。

忆当年岁月峥嵘，祖国呵，不正是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不正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才换来了社会主义的艳阳天？不正是“雨过天青云散净，驱除四害朝晖启”，才展现出了“满山河，一片大红旗，迎风舞”的雄伟画卷？

郭老曾描写过在涅槃中用火获得了更生的凤凰，今天，这样的凤凰又在火的红光浓焰中翱翔、欢唱了：“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

“一百〇一铭心碑，唤我向前莫迟疑。抑我悲心献我身，生不枉生再努力。”郭老的女儿郭平英，缅怀遗教，写下的这首《心中之碑》，诗句生机蓬

勃，无限深情。

101，是运动的颂歌，前进的颂歌，未来的颂歌。

101，是勇气的颂歌，信心的颂歌，力量的颂歌。

101，你这东风第一枝———朵数字的报春花！

1980年2月新春

花 梦

两年前，朋友送我一棵仙人掌科的植物，说叫令箭荷花，花开呈红色，达两、三天之久。听着他的介绍，我好奇地端详起来：一茎直立的三角箭，壮实得有些儿笨拙。三角箭的顶端平削、劈开，箭心接着一条青葱绿茎。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它和一般的昙枝似无大异，只不过略为瘦窄、颀长，枝梢端稍觉微微椭圆罢了。

整整一年，企盼着朋友的话早日应验。谁知过了一天又一天，除见萌生几条扁枝外，大体没什么变化。到去年春末，分枝一侧边缘的凹齿外，骤然露出了一颗圆苞。开始时小得像针尖，若不细心察看，怎么也想不到有一朵奇葩在蓄发。慢慢地，嫩白的小苞微微显出红晕，仿佛蓝天流过一团“火云”，为绿的生命增添着红的火热，红的奔放，也给我的生活带来新的期许，新的欣悦。

从这时起，我常怀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心情，浇灌它，察视它。有时甚至如痴似醉地梦见，自己轻轻抚摸着它，在花前自问自答起来：

它，花开之日，果真红艳艳吗？真傻！诗人明明这样讴歌道：“一片片叶茎是一支支令箭，箭上开出红花活像睡莲。”啊，别怪我，它太像昙花了，而昙花只有白色的。从孩提到中年，看到的都是这般情状，现在有一种隐伏的迹象，将打破那日积月累的习惯，约定俗成的常规，能不生出点痴迷，染上股“傻气”吗？在见所未见的新品种面前，难免信中有疑，疑中有信。要怪，得怪自然造物的鬼斧神工。异彩纷呈的群芳，已够人眼花缭乱、赏心悦目了，为何还要心裁别出，花样翻新，弄得有点千奇百怪呢？如此想开去，心潮顿觉平静，甚至于带些宽慰：“傻”的不是我，而是你呀——令箭荷花！

它花开之时，果真达几昼夜？我又产生另一种疑窦。只见它的躯体，一天天膨大，圆鼓鼓、胀实实的。它和白昙同样吸吮山川露珠，天地秀气，以此来丰满、壮大自己，为什么唯独它能独树一帜，绽开如此之长久呢？“昙花一现”不单是句众口皆碑的成语，而且也是见之于经典的名言呀！昙花在佛教徒的语汇里，叫优昙，是优昙波罗（或为乌昙跋罗）的简称。“昙花一现”的说法寻根究底，源溯于佛祖的金口，可不能妄加怀疑。《法华经》记述得确确凿凿：“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此花的“一现”，已属“佛”定，不料横添“令箭荷花”这个变种，岂不有点

离了谱儿，乱了套儿？

我猛地一惊，梦醒神回，可心里仍在为那佛殿堂前的令箭荷花颤悸。佛说，昙花只能“一现耳”，令箭荷花曰，我开它三天两夜，这不存心悖违“一现”的教规？《僧祇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噫嘻！令箭荷花开上几个“三十须臾”，花期成百倍于优昙，实在胆大妄为，作怪多端！一旦作如是想，平静了的心潮陡然腾跃起大浪，耳边竟似响起佛祖责骂不肖弟子的咒语……

夜的黑幕，悄然拉开；星之亮线，无声抖落。前者似“暗”在催动，后者像“明”在引发。阳台上那盆友人赠予的令箭荷花微微扬首，冲着夜的笼罩绽露嫣然的笑靥，伴随星的闪烁喷吐心尖的灵犀。紧紧汇拢的瓣尖张开圆圆的小口，它的第一声颦笑就生发出不同凡响的魅力：是西施微启的朱唇，但没有胭脂的浓妆；是树上甜熟的樱桃，可缺少果汁的充溢。它最外一层的瓣片，窄、细、尖、长，比金箭还要硬挺，由初时的聚集到随后的分散，始终含有武士的威严，如同一把把护卫的短剑，泛着殷红的血光，恰似一簇簇跃动的焰火，在欢歌、在狂舞！瓣片由外至内，渐次变薄，逐层加宽，到里层竟薄得像张粉红的皱纸，宛若嫦娥舒展的彩袖，不断透

射着瑰丽的清辉。错落有致的花瓣重瓣簇拥，巧妙地构筑成一只天然玉雕的霞光杯，仿佛里面有倒不完的琼浆玉液，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不住地往外涌泻。嫩黄的花蕊，酷似微风吹拂下的禾穗；越是金黄透熟，越是俯首低垂。啊，令箭荷花！——请原谅我往昔的无知，你无愧为美与色的精灵，刚与柔的结晶，傲与逊的组合！

令箭荷花开了，又谢了。霜露荣悴，今又如何？它从一个星夜到另一个星夜，这中间有甘泉的滋润，也有雨水的飞打；有朝暾的抚爱，也有烈日的烤炙；有晚风的送爽，也有热气的蒸腾……它目睹的风物奇观，何止日出日落，聚云散雨，遗物莹给它的赏赐，包容了大自然的美德和缺陷，但它是多么欣然地承受着这一切呀，以独其的风韵，自然的丽质，奇异的流光……

令箭荷花生命的最后一瞬，惊天动地，泣鬼惊神。它娟娟的体态，无力地轻垂，娇嫩的身姿，绵软地俯落。直到这一刻，它仍然操守着红的素质，热恋着红的基调，毫不含糊地化作一席爝火，燃亮在“万绿丛中”。它全身完楚不渗透着滚烫的血液，几乎连最后的一丝一滴，也毫无保留地挤压出来，酬答养育自己的大地母亲、风雨和云烟。这生命之歌的最末一个音符，对世俗的一些非议，流言的某种不解，作出余音缭绕耐人寻味的

回答。我痛惜的心，忽然激动不已，它也充注着血，也要往外涌流……我痴情地把萎谢的花瓣摘下，拂拭去瓣片上的纤尘，斜欹插进花泥。我不忍心把它葬埋，只有默默为它祝祷：让它的身躯流芳久远吧，以血红的颜色，囊括一个又一个“须臾”的过去。听它在“盖棺论定”的一瞬，无言地昭示世人——“昙花一现”并非神圣的律条、不变的哲理……

夜色深沉，情思无限；阵阵郁香，飘然扑鼻。我略带悲怆的心情，抖然一振。顺着袭人的香气望去，原来是天台的一朵白昙花，悄然地展瓣开绽。它也许是赶来参加令箭荷花的葬礼，正用自己的清香，融进夜空，洒散人寰，为亡友织造一件垂馨千祀的天香衣，弹奏一阙芳名永垂的安魂曲，伴送它宁静入梦，酣然安睡……也许，只有白昙最理解亡友未了的心愿：它有色、有姿、有灵，但独独没有香呵！它抱着遗憾的心情而去，这终生的憾事，白昙悄悄地来弥补了。

啊，如果令箭荷花和白昙开在同一瞬息，该多美妙！我蓦地发出这般奇想。不管这一瞬是“须臾”还是“顷刻”，是“刹那”还是“罗预”，我都要取出相机，按动快门，拍下这幅令箭荷花和白昙相对绽放的天然画图，以此留作长久的忆念，并回赠那位送我奇花异卉的朋友。

奇想的翅膀将我引入朦胧的梦乡，我惬意地游

进一片茂林参天、瑞草缀地的花海，惊喜地发现了那幅心中的画：白昙开了——玉质冰肌，幽香缕缕；令箭荷花放了——月光露影，血痕道道……

1984年2月

泪，是痛苦的结晶，是快乐的源泉。泪，是痛苦的结晶，是快乐的源泉。泪，是痛苦的结晶，是快乐的源泉。泪，是痛苦的结晶，是快乐的源泉。

泪 歌

董秋芳作词。

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

——贝多芬

她，回来了：

身影闪出机舱，脚步迈过海关。从广阔的蓝天踏上广阔的大地，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

她，流泪了：

带着一脸的泪水而去，挂着两行泪雨归来。

泪，心灵之泉，不知流过了多少回，融汇进金水河面的粼粼波光，洒落在罗湖桥下的潺潺清流。

泪，感情的浪，昔日掀起过多少重，激荡在田野的心脏，海洋的怀抱，山恋的胸膛——

是为了：浩劫的烈火把祖国的肌体烤炙得鳞伤遍布，全无完肤；是为了：造反的疯狂将正常的神经扭曲为骂人的毒舌，捆人的绳索，杀人的刀斧；还是为了：枯竭的心田震响着“斗、斗、斗”的曲调，布满了“杀、杀、杀”的战云，一滴真理的乳浆，一阵自由的清风，一点人格的尊严，全被一把